

周佩红著

你的名字 是什么

人和人的相识是多么奇怪，由于时间和空间毫无理由的安排，我们只认识一些人，而注定不认识另一些人。这样我们便失去了倾听另一些生命故事的机会。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文匯出版社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你的名字是什么



周佩红著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车明玉 陈 伟
封面装帧:周夏萍

·海派女作家文丛·
你的名字是什么
周佩红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6,000
印数:1—6000 印张:8.5

ISBN7-80531-393-8/I·14

定价:12.5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她，她们，我

- 母亲这样的女人……………(3)
- 你的名字是什么……………(12)
- 今生今世……………(23)
- 黑水……………(37)
- 心有灵犀……………(43)
- 从黄昏到清晨……………(51)
- 空巷……………(59)
- 阳光、衣裳和心情……………(65)
- 海水一次次涌来……………(69)
- 青青画记……………(77)

第二辑 网和鱼

- 上海的一粒砂石……………(83)
- 面对一种存在……………(92)
- 外部生活……………(103)

虚构	(112)
假设的迷宫	(121)
城市的声音	(127)
橱窗里的模特儿	(132)
城市白日梦	(135)
香车与美人	(139)
现代城堡	(141)
电脑字	(144)
电脑情人	(147)

第三辑 呼吸

九四夏秋，关于书	(152)
回头一望	(158)
济南：印象中的宁静	(168)
认识罗丹	(173)
敬读来稿	(179)
驶向生命的列车	(183)
露珠	(185)
作品缝隙中的生活	(190)
跋	(265)

第 1 辑

她，她们，我

你
的
名
字
是
什
么
☆
1

母亲这样的女人

母亲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全家人仍不能习惯这个事实。侄女告诉我，她每次经过晒台门口，总觉得阿婆（她这样称呼我的母亲）还坐在那里，望着晒台上方一小片空旷的天。的确，这是母亲生前经常做的一件事。从前我每次去看她，她总在那儿。我说，姆妈，这里风大，冷，快进屋吧，不要感冒了。她总是摇头一笑，说，不碍的，这里安静，我想静一静。或者还加一句：这里好透气。母亲有心脏病，我们只当是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时，我们很少去想，母亲为什么愿意待在这儿，而不是她的房间，或家中任何一个别的地方。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认识母亲：她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是属于我们的，属于父亲，婆婆，哥哥，我，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小的时候，我们习惯了母亲在灯下捏着针线，为我们缝补衣服，下班回来给我们带好吃的，去学校为我们开家长会，柔声细语地抚慰我们，擦去我们的泪水。“文革”中父亲的突然死亡，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孤单

无助的母亲，那是因为她把头埋在了自己的臂弯里，浑身颤抖，从那下面传出陌生的无力的抽泣声。那一刻她没有理睬我们惊恐的呼唤。那一刻她是暂离我们而远去了，去到她一个人的世界。可不久她又回来了，为我们去单位蹲牛棚，扫厕所。真的，的确是为了我们，我当时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姆妈，为了我们，你要活下去。我以为这句话能够让她不死。当时才十几岁的我，已模糊地认定母亲是不会舍下我们的，我们，就是她活在世上的全部理由。母亲果然没有随父亲而去。天长日久，我们习惯了她的憔悴，操劳，她对脾气乖戾的祖母(她的婆婆)的全力侍奉和忍让，对小孩子们慈爱温和的笑。在我们心目中，这就是母亲的形象：一个终身的孝媳，贤妻，良母。

现在，我们身边和心里有了巨大的缺失。母亲把她自己整个儿带走了，而我们仍在。母亲自身即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从前很少想到的。

可是，母亲自己的生活在哪里呢？它是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被我们的生活分割了，剥夺了？

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似乎对此有所思悟。也可能她早有思悟，只是不说。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人，不像别的女人，年纪越大越唠叨。她是越老越没话。母亲，站在晒台那一小片裸露的天空下，究竟想了什么？

有一次母亲忽然告诉我她小时候的一件事。她说，六七岁时(那是多么遥远啊)，她在南京的家中，喜欢趴在窗口看外面。外面的左边，有一幢小洋楼，二楼阳台上，经常能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椅上看书，或者搬出雪白的枕

头被褥，把它们在太阳底下拍松，晒得软软的。女人的动作从容优雅，让年幼的母亲觉得心里很舒服。她甚至记得太阳光里飞舞着的细小灰尘。右边的尽头，却是一片简陋的棚户，里面也住着一个女人，看上去年纪大一些，穿得简单，但很干净。这女人好像是同两个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住在一起，是一家子，他们也搬东西出来晒，是破旧的纸板和布头之类的东西，忙忙乱乱的，但是从没见过他们吵嘴。母亲叹道，人和人的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心口发堵。在母亲所描绘的旧得发黄的画面上，我仿佛看见另一幅图景：母亲正伏在她晚年生活的危栏上，看她自己的一生——那是与她童年的憧憬或疑惑完全不同的生活。

母亲的一生，简要言之，前半段是职业妇女，做医务化验工作。那天地其实也不大，须知她同时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脾气暴躁的丈夫，挑剔到甚至蛮不讲理的婆婆，年迈的高堂。但毕竟她还有独立于这一切之外的时间和空间。我能够想象她走出家门之后的那种轻松感。她步行到静安寺，挤上 57 路公共汽车，沿途经过洋楼和农田，看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迈着轻盈的步子，头发挽在脑后或盘上头顶，拎着装脸盆衣服的网兜走进校门，这时她会有莞尔一笑，会在心里想一些与家完全不相干的事。到了西郊外的医院，她穿上白大褂，去病房为病人挨个抽血，与那些怕疼的病人说笑，轻轻拍打他们隐伏在皮肤和脂肪下面的淡青色血管，一针下去，血就从静脉流到针筒里了。病人说，你真是一针见血。她轻轻地笑了，没有

声音。显微镜下的世界也就是她的世界，她可以坐着看很久，从来不说腰酸脖子痛。退休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家。她的天地空前缩小。而且，她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个家，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她。

她唯一的外出理由是上街买东西。她在商店柜台前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站就是好半天。有时她付钱后忘了拿买好的物品，回到家想起，再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她也曾一清早去附近的公园做操，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年龄相仿但明显比她“潇洒”的老妇人，她们做完操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聊上大半天，她却必须忙不迭地往家里赶了。哦，你这么大气，还有个婆婆。别人对她这么说，好象是惊奇，又好像是怜惜。母亲心里知道，她只要晚回去一点点全家都会不安，就像一锅粥煮开后关了火，还会的的笃笃翻腾个不停，婆婆的数落和唠叨则会像小刀子一样一把把飞过来，让人听不出是关心，还是埋怨。久而久之，母亲习惯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从公园出来，满街的人和车使她觉得头晕。她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边缘慢慢往回走。一辆自行车紧擦着她的身子开过去，车把钩住了她的拎包带，把她带倒在地。幸好自行车开得不是很快，没有伤着她。在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从此，母亲不再去公园，不再单独外出。

从此，母亲最常待的地方，就是那个裸露的晒台了。那里毕竟还没有屋顶。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两年。

这期间，在忙活那些永远没完的琐碎家务的间隙，她开始整理一些旧物。常常是床铺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箱柜大开着，她却拿着放大镜反复看一张旧照片，像一个专心致志的考古学家。

她的抽屉里有一支口红，外壳是铜皮，旧得发黑，里面膏体干硬，已经旋不出来，但仍然顽强地红着，就是旧画上一方印章的那种红。母亲毫不掩饰地告诉过我，这是一个男人的赠物，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故事并不复杂，简短得令人遗憾，让人想起张爱玲的《爱》。她是她学医时的同校男生，常常在学校门口碰见。说到这儿母亲闭上嘴。以后呢？我问。没有什么以后——没有了，母亲说，那只是心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那么它——？我指指口红。

哦，它来得太晚了。后来我到了重庆，遇到你父亲，结了婚，这时候他从上海打听到我的地址，千里迢迢赶来看我，兴冲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这也是他对我说的平生第一句话。然后，他看到我挺着大肚子——我那时已怀上你大哥。他只好走了，第二天，托人送给我这东西，还有一对龙凤象牙筷，一封信。信上说，这是他在上海就准备好的礼物，所以还是决定送我。他写，祝你一生幸福美满。

我知道母亲后来的生活是不快活的。年轻时她喜欢笑（是那种有声音的笑），喜欢穿花裙子，从乡下出来的婆婆最见不得这个，一天到晚恶言恶语摔锅扔瓢表示抗议。当然，除了这个，父母这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生活中还

贯穿着大大小小的“运动”。

你后悔吗？我问母亲，她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母亲缄口不语。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了一会，母亲说，我只是常常在想，要是换个人做了我的丈夫，我的一生又会怎样。

我忽然很想与母亲讨论。我说，父亲去世时你只有五十岁，为什么不再另外结婚呢？

母亲连连摇头：怎么可能？我有你们，还有婆婆。我想也没想过。

母亲的口气十分淡漠。我也一时无话可说。或许，这也并不仅是婚姻的问题。

母亲最后一次独自出门是在今年年初。那天很冷，天色阴晦。一大早，我上班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在车站旁看见一张“寻人启事”的招贴，上面印了一个老年妇女的半身像，并详细注明了她所穿衣服鞋袜的颜色，面貌特征。我只注意到她的年龄——七十五岁。她比母亲还小几岁呐，当时我想。我是决定中午就出来陪母亲看病的，母亲的腿肿了。我已经让哥嫂通知了母亲。可是，当我匆匆赶到母亲家时，她已经离家两个多小时了。她等不及我了。我去医院找了三趟，挂号间，药房，楼上楼下各个诊室，没有。沿途也没有。下起了小雨，我在雨中盲目地走着，看着。我看到几个老妇人在雨中蹒跚而行，手里拎着式样迂时的包，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把她们每个人都错认为我的母亲，然而都不是。母亲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雨中蹒跚而行，旁人看着她，不知

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姆妈啊——我在心中一遍遍长呼！

母亲的床铺在这一天意外地理得很整洁，让人陡生可怕的联想。晚上，我和大哥又到她常去的小公园寻了一遍，那些长椅，树木，假山和池塘，都在黑黑的冷雨中沉默，仿佛严守着什么秘密。最后，我们去派出所报了案。

我感到母亲是决意要离开我们了。

然而母亲竟在晚上十点多钟回到了家。她一早上出去确是想看病的。她走出家门，看到宽广的天空，和天空下面乱糟糟的店铺，行人，车辆，马路，工地。这一年多，家附近拆迁了一大片，都不认识了。她没有走到原先那家医院。但是这样独自一人的行走在她是难得的。她慢慢地走。她忘了戴表，忘记了时间。天下起小雨的时候，她看见回家的 20 路公共汽车站，便乘上去。可是公共汽车也改道了，而且是调头车，一下子把她载到停车场。场外正好有一家孤零零的兰州拉面铺，她坐下来，吃了一碗面。那很有劲头的面条和香菜肉末“梢子”让她想起几十年前在兰州的生活。那时她在兰州生下我二哥。面条吃不下了，她坐了很久。当她起身时，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她便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完全地迷失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问她，老人家，这么晚了你要到哪里去？她回答不上来。问她家住哪里，她也恍惚了。那人倒是个有耐心的好人，一点一点地问，家附近有什么建筑，什么特征，就这样走到了上海咖啡馆门口。母亲终于记起来了。她说出了家的弄堂号，一个杂乱无章的四位数。

那个数字曾经是烂熟于心的啊，她和它有过四十多年的联系。

几天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听说，大哥送她去急诊时，她把床单抚平，又抚弄了一会儿被子，似在与这张床告别。她果然没有再回来。一个月后，母亲因心力衰竭和肺气肿在医院逝世。这是在1995年2月14日，几十年不遇的集中国元宵节和西方情人节于一日的日子，生人团聚的日子，母亲却在这一天与我们死别。她是决意要离开我们，一个人去了。一切喜、怒、哀、乐、悔、怨、希、望、思、想、悟、觉……都因死亡而终止了。

蓝色尸布裹住了母亲的肉身。她就这样躺进太平间窄小的格子里，然后是殡仪馆的水晶棺，然后是熊熊的焚化炉，然后是楠木骨灰盒。可我总不相信母亲会待在那里。那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我曾梦到母亲，是在荒野的郊外，一间平房的土炕上，母亲侧卧在上，盖一条薄被，对我说，你来看我了？你看，一切都没有改变吧？梦中的我心中悲伤，在梦中就想，怎么没改变呢，你已经死了，嘴上却说，是啊，一切都没有改变。醒来，难过了半天，却又想，那到底是她一个人的新的天地啊。也许这该值得庆幸？

前几天与家人坐着随便说话，随便地看电视，忽然笑了一下，无声地，缓慢地。笑后方想，自己本没有什么理由笑，也不想笑的。这么一想，忽然看到母亲就在眼前，坐着，就这样无声而缓慢地一笑，同往常一样。我便明白这是母亲在笑，藉着我的肉身。我的身上，有着母亲未完

的命。

走在街上，仍是阴晦的天空，乱糟糟的行人，车辆，店铺，工地。这是几十天前的母亲在走动吗，还是几十年前的母亲，走在我这样的年纪里？

我的心也恍惚了。

但这分明是我的脚。我的。也是我的路——不同于母亲的。

1995年3月30日

你的名字是什么

她和我同岁，大我两个月。我从没叫过她表姐。我叫她的名字：家和。这名字给我朴素安宁的感觉。我看着家和。不，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离朴素安宁很远，又有点接近。

那是什么呢？

家和穿着带花边的连衣裙，洋娃娃一样瞪圆了眼睛，咧开嘴笑。这是在一张发黄的照片里。家和小时候照片很多，背景都在她家：用黑篱笆围起来的草坪，草坪尽头的洋房，白漆木浮雕床。这房子的真正主人是家和的外公，一个旧上海资本家。他和七八个子女都住这。旧照片里还有家和的父母，很年轻，西装革履和旗袍蔻丹的一对，像旧时文明戏的剧照：男人搂住女人的细腰，女人捧一束花。那是五十年代初的照片，家和刚出生不久。家和长得像她母亲，长圆脸，眼和嘴略略外突，不如浓眉直鼻的父亲漂亮。父母常吵嘴，又常和好，一和好就新婚似的送花